

散 文 海 外 版 精 品 集

# 百期精华

## 性情写作



《散文海外版》自1993年元旦创刊，至2009年7月，出版已经整整100期了。为了铭记我们这一本纯文学杂志的历史印迹，我们精心选编了这套《百期精华》。所谓“100期·100家·100篇”，即是100期中100位名家的100篇散文力作。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 选编

100期·100家·100篇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百期精华

100期·100家·100篇

阅读全书，您会发现，全书构成了一个精神的整体，是一片精神的绿地。游目骋怀，上通天地、下接心源的佳构固难寻觅亦有所见；务求所选展现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情感，以使我们的杂志和我们的精品集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感人的生命力量而流传久远。

ISBN 978-7-5306-5227-5



9 787530 652275 >

定价：27.00元



# 百期精华

100期 · 100家 · 100篇

## 性情写作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 选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期精华. 性情写作/散文海外版编辑部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06-5227-5

I. 百… II. 散…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381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27.00 元

## 目 录

我的家在哪里? .....	冰 心(001)
神奇的时间 .....	柯 灵(003)
冬日五则 .....	刘白羽(006)
换个活法 .....	韩美林(010)
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 .....	资华筠(014)
——我心中的舞蹈	
秋凉偶记 .....	孙 犁(019)
三方净土转轮来:黑白灰 .....	吴冠中(022)
促织,促织! .....	宗 璞(024)
树叶 .....	苏叔阳(027)
白发 .....	冯骥才(031)
关于死的反思 .....	萧 乾(034)
——兼为之唱一赞歌	
邂逅死亡 .....	胡发云(039)
——人生写实经历	
日日是好日 .....	李佩芝(053)
黑白人生 .....	先燕云(057)
穷山饿石间的生命 .....	刘成章(062)

那树 .....	(美国)王鼎钧(065)
鸚鵡流浪汉 .....	张抗抗(068)
绿毛龟 .....	(新加坡)尤 今(072)
峭阪石茶 .....	郑彦英(075)
明天我结婚 .....	邓 刚(089)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 .....	金翠华(095)
山居心情 .....	韩少功(107)
六棵树 .....	贾平凹(121)
告别白鸽 .....	陈忠实(129)
我和老奶奶和大黑狗 .....	张海迪(136)
塔里木河 .....	周 涛(140)
活着的伤疤 .....	牛 汉(145)
剩下的事情 .....	刘亮程(147)
拾取逝去生命的碎片 .....	叶广岑(153)
用力呼吸 .....	陆星儿(156)
死死生生 .....	周大新(163)
与泰山对视 .....	桑新华(167)
我的秘密之花 .....	海 男(171)
童年的梦 .....	丹 增(180)
尼亚加拉的彩虹 .....	迟子建(190)
美感从一个村庄的消失 .....	夏 榆(195)
消失 .....	塞 壬(204)
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 .....	陈建功(217)
小民安家 .....	王十月(221)
永恒的生命之舞 .....	甘以雯(236)

## 我的家在哪里？

□ 冰 心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啊走啊,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中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琦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市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来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

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无‘旧’可‘毁’;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 神奇的时间

□ 柯 灵

《柯灵六十年文选》所收文字，自一九三〇年的《龙山杂记》到一九九二年的《乡土情结》，经历了整整一轮甲子。岁月駉駉生涯碌碌，俱往矣，留下的就是这些纸上烟云。

最近有机会观光舟山和温州，舟山正以其地理和地利优势，酝酿建成第二香港；温州则是近年崛起的改革开放城市，山川如画，日月更新，很使我开眼界。有一天游普陀山，寄寓幽雅而又现代化的息耒小庄，午夜梦回，倚着柔软的鸭绒枕头，忽然想起唐人传奇《枕中记》里短褐骑驴、仆仆邯郸道上的少年卢生，《南柯太守传》里纵酒使气、落魄乡里的游侠淳于棼。他们各做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白日梦，梦中功名显赫，势焰熏天，娶娇妻，生贵子，甲第连云，侍从成阵，锦绣膏腴，享尽世间富贵。不期祸生不测，春风得意，转眼成空。遽然一觉，卢生入梦时旅舍主人正在烧饭，醒来还没有烧熟；淳于棼入梦时朋友正在一旁洗脚，醒来还没有洗完；他们毕生的休咎跌宕，一刹那间就完成了。现代人崇尚现实功利，摈斥梦幻游思，因此论者颇不满于“浮生若梦”的消极与虚无。其实不尽然。耐看的东西总是耐想，含义也往往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例如这两篇传奇，就可以引发不少联想，时间的神奇就是其一。时间司孕育创造，也司衰颓毁灭；时间积累经验，也销蚀记忆；时间很有情，也很冷酷；时间很长也很短，很慢也很快，人事成败兴衰决于一瞬，正是常见的现象。

我现在执笔时,实足年龄已超过八十三岁又半,如以一年三百六十天计,已在人世逗留三万以上的日日夜夜,等此文完篇,与读者相见时,不知又须加码若干。时间就是这样的冷面郎君。三万天不是个小数目,要看多少日落日出,花谢花开,潮涨潮退,人往人来?体验多少冷暖咸酸,离合悲欢,青眼白眼,红脸黑脸,秦关汉月,沧海桑田?何况我这一代人,遭逢的是千年未有的伟大世变,历史交织百代,世界牵连一片,铜山西崩,洛钟东响,南半球患感冒,北半球就要打喷嚏。区区青瓷枕、槐安国,卢生与淳于棼的戏剧性命运,比较而言,连“茶杯里的风波”也算不上了。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对英雄的弄潮儿,自然是中流击浪,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对平乎其庸的芸芸众生,却不得不苦于载浮载沉,纵不灭顶,也难免吃大口水了。我曾经不无自豪,自幸生长在不平凡的世纪,冷静下来,却多少有点黯然神伤。我是乐天派,坚信时钟不会倒走,人心违合向背,到头来会影响时代走向。但想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举世滔滔,人心惶惶,六神无主,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就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幸而时间仁慈,多少淋漓的血泪,经不起日晒风吹,已化为前尘影事。只有在历史档案馆里,时间才冻结不流,供千秋万代评说是非。

旧小说里有两句常用的套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前很嫌它浮滥,到了暮年,才憬悟其警策。无论多么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大事,在时间魔术的摆弄下,一弹指间,也就成为明日黄花。我生平经历过两个最难发付的时期,一是抗战八年,在国土沦丧的上海等天亮;一是“文革”十年,恭受无产阶级革命洗礼。我三度消受铁窗风味,身试严刑,就在这时期。王宝钏一十八载苦守寒窑,眼巴巴盼望已在西凉当了驸马的薛平贵回来团聚;我一十八载度日如年,只为了争取正常生活的权利:站起来像个人。“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咬牙,竟也熬过来了。这样野蛮如兽的蹂躏,史无前例的浩劫,也没有使我沉沦。经受这样考验的,不止是我个人,而是我们数以亿计的同胞。想到中华民族竟赋有这样坚韧的品质,真使人又惊又喜;同时也感到悲哀,因为太像两只脚的牛羊,太驯良,太惯于忍辱负重了。

我少无大志，老来颇以此欣欣自喜：既无力指点江山，也不致贻误苍生，却可以勉力做到俯仰无愧，内心安适。我也有愤怒和不平，向往和憧憬，这些粼粼的情知波动，都在文字里留下了烙印。四十余年前，我曾客居香港度岁，除夕在枕上整整听了一夜连续不息的鞭炮声，元旦上街，只见满街铺着厚厚的红色鞭炮纸屑，有如落花三尺。童年在故乡，遇有庙会或社戏，常见乡下的壮汉攥着甘蔗，一路吃，一路吐，满地雪白的甘蔗渣，营造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我这些作品，可以算是一种心灵闪爆的火星，生命蹉跎的鳞片，希望能带给读者些许共鸣的愉悦。

## 冬日五则

□ 刘白羽

### 生命之手

护士把我从轮椅上拖拽到病床上，一倒下去，我就失去了知觉。

人生的河流凝固了？

人生的河流消逝了？

人生的河流死亡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从昏热中惊醒过来已是黑夜。我模糊地意识到生与死、死与生距离原来是很近的……我缓缓睁开眼睛，看见一只纤细的手指给灯光照得通红。我觉得红得很美，像一段半透明的红珊瑚。这时，我才明白她们在给我输液。这只红的手那样轻柔、精巧，针头刺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就刺入我手背的细血管。我看看上面，玻璃管里在一滴、一滴滴着液体。一刹那间，我觉得那通红的手就是把生命之液输送给我的生命之手啊！我心头掠过一阵说不出的快感。但，高烧的昏热又使我迷糊起来。蒙眬中我只记得那通红的手，不知怎样一下想到在巴黎看见罗丹雕塑的那美丽的手。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热与凉

这是发烧昏热中一个非常惬意的梦。

……夏天，一大早就到地里去割麦子。露水很浓，格外清凉。我前面袅娜着一个女人的影子，从灰布帽里露出来的发辫，那样粗，那样黑，随着她的劳动，在她的脊背上像一条蛇在蜿蜒、在摇摆。她大把大把搂着麦子，挥动镰刀。她那热烈的劳动，使她显得格外的美。我在她后面一点，闻到她身上甜蜜的汗味。我和她的裤腿都给露水浸得湿淋淋的。就在她仰起身子用手背在额头上擦汗时，我发现她原来白皙的脸色红得如秋霜蘸染的枫叶一样红……就在这时，我感到露水打得我一阵透心凉，凉得那样清爽，那样奇特，那样美。

.....

我蒙眬地睁了一下眼，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身影。我唯恐我不清醒，特别提醒自己，这是护士给我高烧到四十多度的额头上换了一个新的冰袋。她看了一会儿。在我的意识中，她的影子变得清晰起来。

啊，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我觉得有一只手在摸着我的手背，她们以为我还在昏迷之中，小声说：

“哎呀，真是烫人呀！”

“简直像火炭一样。”

.....

我又失去了知觉，沉落在昏热之中。

我又回到那清凉的收获的早晨。

我又看到那在劳动中显得特别美的女人。

就在这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一阵透心凉，凉意涔涔而下，直透肺腑。我觉得胸膛和脊背都流着汗水像淌着的小河。于是，我又感觉到露水那样浓、那样凉——这时我才知道给我以清凉的是额头上一块冰凉如岩石的冰袋。于是我又昏昏沉沉、模模糊糊，又闻到夏天清晨那一种像烟灰一样的露水的气味……

## 雪

一清早，这个病室里最年轻的护士带着满面孩子气跑进病房告诉

我：

“下雪了！”“下雪了！”

当时我还在发高烧，只能躺在病床上，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今年雨雪少，北京出现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昨天主治大夫告诉我：这病室里一排都是患感冒的，都要输液，可是，谁也没你烧得温度这样高，烧得这样顽固，别人输液三几天就退烧了，你却烧得这样久。也许由于高烧的缘故，听说下雪，心里特别高兴，清凉。我说我想看看雪。小护士手脚麻利地摇动病床的摇柄，于是床的上半截就升高了。我透过窗玻璃一下看到，雪就像冻结了的大雨簌簌、簌簌不断地落着，那么洁白，那么凉爽，使我减少了几分昏热，增加了几分凉爽。我一直凝目而视，连高温好像也忘记了。主治大夫来了。她的头发上还凝结着细细的水珠，她说雪很大，从夜里就下起来了。不知怎么，我觉得洁白的雪和我周围医院里所特有的洁白和洁白的人生融合成为一个白净的宇宙，在净化着我的心灵。

午睡醒来，窗上还是抖着白绒布一样在落雪。就在这夜晚量体温时，果然已经从三十九度以上退下来了。我觉得甘美的雪水在我周身血管里流淌。

### 流泪的太阳

这几天真个到了严冬了。

人老了，体质显然衰退，发高烧三十九度几一周才退。我又不愿多住医院，回家心里觉得踏实。可是大夫严嘱不能外出，家人也只让我躺在床上，我自己也觉得虚弱得很。在清寂、无聊之中，我有时还是在屋子里蹒跚地走走。今天下午踱到西屋，忽然发现窗玻璃外层结了冰，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又像雾，又像雨，正在流的水一下结成了冰凌。

正当我要转身时，一个奇迹突然出现在眼前。西面天空上悬着一轮又圆又大的西下的太阳。它那样红，经过冰凌的湿润，红得像鲜橙汁。不过，红太阳也是迷蒙的，透过湿淋淋的窗玻璃，太阳如同在流着眼泪。

黄昏一刹那间到来了。窗上的冰凌变成冰雕，于是那硕大的太阳红彤彤的，完全变成一团鲜血了。

### 辉煌的瞬间

今天非常晴朗。下午坐在客厅沙发上读书——偶然抬起头来，从东壁书橱玻璃上，映出西方鲜红的落日。也许由于前天落过雪，洗净了尘污，这太阳显得那样辉煌，引起我心中一种庄严之感。我把展开的书搁在膝头上。我屏着气息凝目而视。落日闪烁发光，我真想它在空中悬得久一点，让我多看一阵。这时，我想起最喜爱的两句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词和这太阳都给人以宏伟的气象。由于这些天在病中不断地同命运抗争，这时我体会到这宏伟的气象就是人生的气象了。谁知落日却冉冉落下，只给人留下生命熄灭之前的最后一下闪耀，值得欣喜的是我捕捉到了这壮美的瞬间。不过，我想起上午看报上发表一则消息，说从十九日到二十二日有大风雪，也许我几天之内不会看到太阳，因而我就愈发感到这瞬间的可贵了。

## 换个活法

□ 韩美林

人家都说我像个孩子,因为有时说话没深没浅、没上没下,跳跃式的思维说着张三,来了李四,经常像半路杀出来的那个程咬金。

我爱幻想,盯上一个镜头就没边没沿地联想下去,开始想到的是怎样使马铃薯不退化,到后来脑袋里说不定幻想着杨贵妃要是活到现在多来劲儿……从孩子时候起铺上凉席躺在地上看着天河,一直到六十多岁老翁一个(我死也不承认我是属于老翁辈的,我刚开始呢!),还做着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的梦。我总感到这个大千世界什么都是问号,几十年来就没改这毛病,也不想改。

譬如:看到水,我就想,水到底是什么体?它到一百度是气体,到零度是固体,常态是液体,可以说它又是气体、又是固体、又是液体。但是到了高温一千度呢?到了零下一千度呢?咱们都白了眼啦。

再如,人,走来走去,男人、女人、高人、矮人、胖人、瘦人、长发、短发、大眼小眼……肚子里那些心肺有善有恶、有勇有怯,那些肠子、胃里装的都是油盐酱醋、鱼鳖虾蟹,都养着一个与别人不同的灵魂,这灵魂是什么呢?怎么一个人一没了灵魂,这七尺(也有六尺的)身躯没两天就烂了呢?不管那窝头咸菜、鱼翅燕窝,归根结底都是碳水化合物,怎么吃到肚里就变了样呢?人有喜欢数学的,也有喜欢考古的,有画画的,也有唱歌的,有当小偷的也有当和尚的……没法说。

人是什么?从哪儿来的?将来又往哪儿去?咱们人类的脑袋瓜里又

装了些什么？听说上百亿亿的细胞每个都能装二百多信息，那将来人脑袋全开发出来怎么办？地球受得了吗？

科学家在不停地发明长寿药，说人可以活四百岁，这世界能源这么缺乏，养着几十亿老妖精，多吓人呀！

宇宙，你到底是什么呀！你真的没有边吗？你把我们安排在地球上，有吃有喝，时间一长，能不想到你是不是上帝？你怎么这么大学问？！你可知道，我们地球上的牛顿、康德、爱因斯坦直到霍金，脑袋瓜子的玩意儿都不简单，怎么也弄不出你到底是什么？连黑格尔这个聪明的大哲人也弄不明白，最后屈从了上帝。

再说人本身，那些科学家、艺术家又是些什么精灵妖怪呢？他们不像工匠、艺人那样代代相传。就像上帝撒了一把种子，落到谁头上谁就成了科学家和艺术家。从遗传上看，子承父业的不多，数得出来的只有几对；中国的曹氏父子、苏氏父子，外国的大小仲马、伊林兄妹、斯特劳斯家族，再往下数就只有瞎凑合了。是不是在遗传密码上搭错了码？他们和同性恋、杀人狂、神经病同属一类的变了态呢？不然，怎么都说搞艺术的人是些神经病呢？

原子谁也没见过，小小一粒灰尘就有二十几亿颗原子，原子还有一个硬硬的原子核，就这样，原子还可以分成质子和中子，像门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样的伟大科学家，他们怎么就“看”到了它们？他们是不是精灵？我看是，他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谁也看不懂的相对论，它像咱们中国的周易一样，使这个世纪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开了锅一样对时间和空间作研究，以便摸索打开宇宙的钥匙，这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是不是也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我看也是。

你看贝多芬的“第九”、老柴的“悲枪”，那抓人魂魄、挠人心扉，使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旋律线，绕得你像喝醉了的人一样，就像我们画家笔下那迷人的线条，是不是精灵妖怪才能谱画出来？我看都是。

谁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创造了一切？我能不像个孩子吗？我能不像个刘姥姥吗？

我这一生老在受罪，挨坑挨骗家常便饭；被人使绊子、穿小鞋小菜